

教诲

□王灿

“谷子甩大叶，豆子二棚楼”的时候，故乡就进入了三伏天。寒有三九，热有三伏。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期，那年月没有电扇、冰箱、空调，也没有冰淇淋等清凉饮料，但农家人还是想法设法避暑消夏，其中，吃“浮瓜”就是简单、实用的降温方法。

那时候，村口有一眼石头砌成的老井，井口不大，长满苔藓，井水清澄甘甜，是庄户人家的“水缸”和炎炎夏日的“冰窖”。把西瓜放到木桶里，用辘轳把桶放到井水里浸泡个把时辰，捞出来，这种冰透的西瓜，农家人叫“浮瓜”。吃起来如同嚼冰，满口冰甜。

大集体年月，生产队里有个大菜园，有时菜畦里零星套种点西瓜、甜瓜。那时的“菜把儿”是六伯——一个年逾六旬的犟筋头。瓜菜都是按户头，定时定量供应，想搞点儿特殊，打点儿秋风什么的，六伯向来不允许。

当时的农村孩子很少能吃到瓜果，更甭说吃“浮瓜”了。一想到吃“浮瓜”那个滋润劲儿，男孩就满口生津，垂涎三尺。看出

男孩心思的小伙伴撺掇说：“瓜果梨枣，逮住就咬，不让拿走，也得管饱。”两人一拍即合，说干就干，经过一番“侦察”，发现六伯有午休的习惯。

那天午后正下着瓢泼大雨，两个男孩头顶柳枝帽，冒着草秧划拉的痛苦，越过芝麻地，从苞谷地里悄悄摸进了菜园。谁知，六伯刚好出来小便，也许是“职业习惯”，透过那一片白茫茫的雨帘，他竟然察觉到菜园里有动静，仔细盯了一会儿发现有人正在偷瓜。

暴跳如雷的六伯扯开嗓门大吼起来：“谁家馋猫，找揍！”惊慌失措的男孩们扭身钻进了苞谷地。

“给我站住。”六伯紧追过来。出了苞谷地，男孩在泥泞不堪的芝麻地狂奔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芝麻秆将男孩绊倒，茬尖将右脚面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鲜血直流，男孩一边痛苦地捂着伤口，一边胆怯地望着怒气冲冲的六伯，心想，这顿暴打挨定了。

待看清楚是两个小孩后，六

伯一声不吭地抱起男孩，返回瓜庵，倒出葫芦里的白酒，拿出布条给男孩仔细包扎好伤口。“下恁大雨，稍等一会儿。”说完话，六伯走进瓜畦弯腰摘了两个大西瓜，用辘轳系进旁侧的水井里。

六伯将冰透的“浮瓜”硬塞进男孩和伙伴的怀里说：“孩子，啥时想吃言一声，犯不着慌慌张张。磕伤碰伤了咋办？以后干啥事要光明正大！”男孩站起来，朝六伯深深鞠了一躬，便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生命如织，岁月如烟。悠悠二十载，弹指一挥间。六伯已作古，男孩也早已长大成人，他右脚面留下的疤痕依然清晰。岁月冲淡了许多往事，但儿时那一幕却深深印在男孩的脑海里，六伯一席话，一番身教，使男孩受益终生，因为那个男孩就是我！⑦3

（作者单位：方城县城管局）



奶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叫我星星的人。

奶奶的确不够精明，只要别人夸赞几句，她就会把辛辛苦苦做的千层鞋底，纺的棉线不求回报送给别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甚至嫌奶奶太傻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奶奶才是真正智慧的人——内心富足、不计较得失。奶奶在世的每一天，是充实的每一天，是安住当下的每一天。每当我迷茫时，似乎总有奶奶的声音在告诉我，沉下心来扎根自修才是唯一的路。

奶奶89岁时，走得自然而安详，如今，她已经离开我11年了。此刻，透过书房的小窗，我看到天色已晚。仿佛又听到小时候，每次出门，她都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星星，路上走快点儿，别摸黑。”

奶奶，谢谢您给予我真诚为人，不浮不躁的品德，让我一直向下扎根，向上成长。⑦3

（作者单位：南阳科技职业学院）

白河诗话



行走

□王东照

日出东方，杏花和五朵这一对好弟兄并肩而立

这天地之子，时而面面相觑，时而一论高低

世上有许多高度无法攀越，譬如这两座山

内心的同道来自母系，他们并不关心体外的杂石

杂石是多余的脂肪，天地中，忍受抽脂之痛

再仰望一次吧，用亿万年的灵光刻下你的脚印⑦3

（作者单位：镇平县融媒体中心）

我是一掬丹江水

□赵迪

来自八百里伏牛山
踏着轻快的脚步跳舞
我把银铃留给温柔的傍晚
张望着忙碌热闹的对岸

我爱清晨薄雾缭绕的温暖
我爱鲜花柔嫩的枝丫的笑靥
我爱柔软
我爱月儿在指间流淌的期盼

我是一掬丹江水
滋润幸福的眼泪沉淀
奔腾不息执拗地流向我的梦

然而，我听到
北国干涸的呼唤
有庄稼、有工厂、有无数期望的帆

挣扎起碎了一地的凌乱
我把心做成风雨里的小船
搬迁手臂上有沟壑的逆流
掩埋在岁月里年迈的蹒跚
细碎的阳光穿越微风的脸
那是新世纪的愚公移山

我的心
在南阳激荡青春的丹江
也在白洋淀荷花的鲜妍
逶迤的长城
有往来南北带着佳音的大雁

一群孩子
踏着欢快银铃
高高举起红色的风筝
我是一掬丹江水⑦3
（作者单位：卧龙区科学技术局）

奶奶

□尹欣

七月初，我和孩子乘坐通往广州的列车去探望先生。广州的夏天与老家不同，没有蛙叫和蝉鸣，城市的发展免不了反复拆卸与兴建，新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热土上演。陌生的感觉让我莫名怀念故乡，怀念小脚奶奶慢悠悠纺线的时光……

夏天，我和奶奶会睡在院子里，奶奶摇着扇子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：“每年的七月七，他俩都会相会，这天夜里总会下雨，那是他们在哭……”记忆中，那些七月七的夜晚，总会下雨，这让我对奶奶讲的故事深信不疑。但每次听这个故事，总感觉好凄凉，有一次听着听着，我突然“哇哇”哭起来。奶奶安慰我：“别哭，别哭，七月七的时候，在葡萄架下放一盆水，晚上就可以看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相会的情景啦。”



我傻傻地在葡萄架下等了一夜，直到天明也没有看见什么。原来，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个民间传说。从奶奶那里听到的河南民俗，让我在阅读《乡土中国》时，能迅速捕捉到生动有效的信息并与之产生共鸣，这种极为珍贵的感觉，不是每一次阅读都会碰上。

奶奶对我的爱从未缺失。夏天的夜晚，奶奶摇着扇子唱着歌谣，让我感受不到蚊虫的叮咬；下雪的冬天，在奶奶的火炉边，烤红薯的美味又让我忘记了湿透的棉靴里脚的寒冷。

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，奶奶连最爱吃的零食都认不出来了，可她仍然知道我是谁，仍然清晰记得我的生日。记得上大学后的一个周末，我刚到院子门口，就听见奶奶在大声说话：“刚五月，这帮猴娃子们就开始偷咱们的枣了。”奶奶当时已经开始糊涂了——已经九月了。我走进屋内问她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她瞅了我一眼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星星啊。”